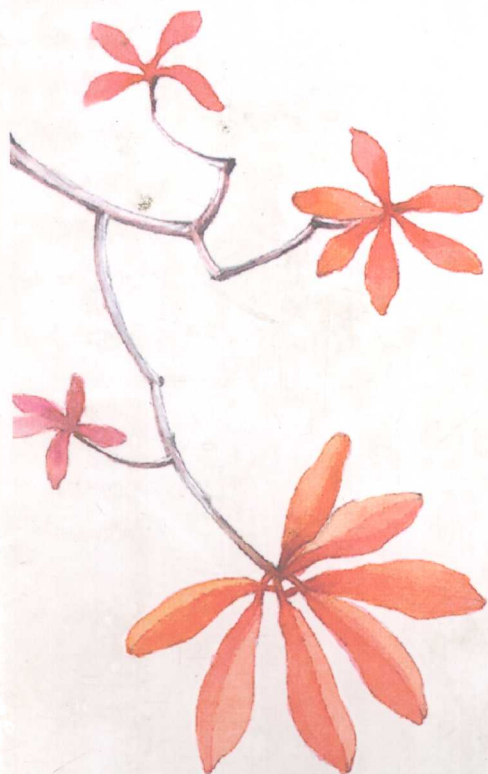


暖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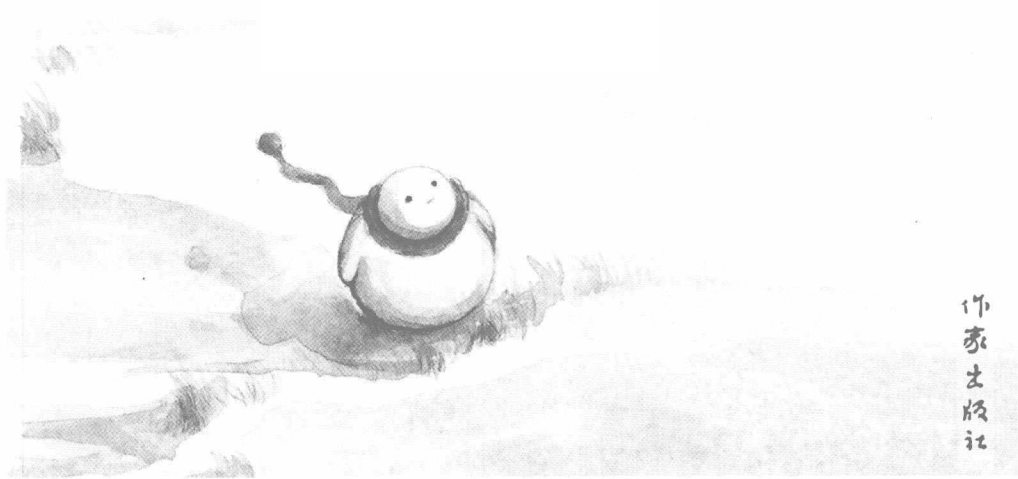
蔡智恒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暖暖

蔡智恒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: 01 - 2007 - 536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暖暖/蔡智恒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1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68 - 4

I. 暖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3444 号

暖 暖

作者: 蔡智恒

责任编辑: 刘 方

特约编辑: 瞿洪斌 陈 蔡

封面设计: 居慧娜

版式设计: 余一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68 - 4

定价: 19.9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如果有一天，
世上的男女都能以纯真的心对待彼此，
又何需连理树来提醒我们爱情的纯真？
到那时连理树就可以含笑而枯了。
所以连理树现在还活着，
因为人们还需要被提醒。



“嘿，我叫暖暖。你呢？”

认识暖暖是在一次海峡两岸的学生夏令营活动中。

这个夏令营的详细名称我忘了，只记得有类似“文化寻根”的关键字。

那时我刚通过硕士论文口试，办离校手续时在校的网页里看到这活动。

由于我打算休息一个月后才投入职场，索性报了名。

跟本校几个学弟学妹及其他三所学校的大学生或研究生，一同飞往北京。

北京有四所学校的大学生正等着我们。

这个活动为期八天七夜，活动范围都在北京附近。

四个老师（台湾北京各两个）领队，带领这群五十人左右的学生。

老师们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，而且我们也算是大人了，所以他们只是象征性地负责行程安排等杂务，不怎么管理我们。

虽然万一出了事他们得负责，但紧张的反而是我们。

初见面时，正是准备用晚餐的时分。



Nuan nuan

老师们彼此说些一路上辛苦了、还好还好、您请坐、不不不您先请、千万别客气之类的客套话；但所有学生的脸皮都是紧绷着。

如果你曾睡过很沉的觉，你应该知道刚睡醒时脸皮几乎是没有任何弹性的。没错，就是那种缺乏弹性的紧绷感弥漫在所有学生的脸上。

全部的人坐成六桌，上了第一道菜后两分钟内，没人动筷子。

老师们殷勤劝大家举筷，学生们则很安静。

我坐的桌子没有老师，同桌的学生不仅安静，恐怕已达到肃静的境界。

就在隔壁桌的北京老师劝了第三次“大家开动啊别客气”的时候，坐在我左手边的女孩开了口，顺便问我的名字。

“我叫凉凉。”

我一定是紧张过了头，脱口说出这名字。

如果你是我父母或朋友或同学或认识我的人，你就会知道这不是我的名字。

“你说真格的吗？”她的语气很兴奋，“我叫暖暖，你叫凉凉。真巧。”

暖暖笑了笑，成为最早恢复脸部肌肉弹性的学生。

“同志们，咱们开动吧。”

说完后暖暖的右手便拿起筷子，反转筷头朝下，轻轻在桌上敲两声；再反转筷头朝上，指头整理好握筷的姿势，然后右手往盘子伸直。

暖暖的动作轻，而且把时间拉长，似乎有意让其他人跟上。

就像龟缩在战壕里的士兵突然看到指挥官直起身慷慨激昂高喊：冲啊！

于是纷纷爬出战壕，拿起筷子。

暖暖夹起菜到自己的碗上空时停顿一下，再右转九十度放进我碗里。

暖暖

“这菜做得挺地道的，尝尝。”她说。

“这是？”我问。

“湖北菜。”

其实我只是想问这看起来红红软软的是什么东西，但她既然这么回答，我只好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湖北菜？”

“你问的问题挺深奥的。”她回答，“外头餐厅的招牌上有写。”

看来我问了个蠢问题，如果要再开口，得问些真正深奥的问题。

我知道“地道”的台湾说法是“道地”，台湾有太多美食节目说过了。

所以我不会问菜做得地道的说法，是否因为对日抗战时为躲避日机轰炸，煮菜只得在地道内，于是菜里有一股坚毅不挠的香味象征民族吃苦耐劳、奋战不屈的精神，演变到后来要称赞菜做得很实在使用“地道”来形容？

想了一下后，我开口问的深奥问题是：“你是湖北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暖暖摇摇头，“我是黑龙江人，来北京念大学。”

“果然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咋了？”

“你说你是黑龙江人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里是北京，应该在河北省境内。没错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没到过湖北吧？”

“没去过。”

“那你怎么会知道这里的湖北菜很道地——不，很地道呢？”



Nuan nuan

“这个问题也挺深奥的。”暖暖停住筷子，迟疑了一会儿，再开口说，“我是听人说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毕竟你们是从台湾来的，我算是地主，总得硬充一下内行。”

暖暖说完后笑了笑。

我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不少。

看了看四周，学生们的脸皮已恢复弹性，夹菜舀汤间也会互相点头微笑。

“对了，我姓秦。”暖暖又开口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姓蔡。”

“蔡凉凉？”暖暖突然笑出声，“凉凉挺好听，但跟蔡连在一起就……”

“再怎么闪亮的名字，跟蔡连在一起都会失去光芒。”

“不见得唷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菜凉了就不好吃了，要趁热吃。你的名字挺有哲理的。”暖暖笑着说，“你父亲大概是希望你做人要把握时机、努力向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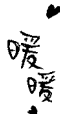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你叫暖暖有特别的涵义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父亲觉得天冷时，暖暖、暖暖这么叫着，兴许就不冷了。”她回答。

“你的名字比较好，不深奥又有意境。”

“谢谢。”暖暖笑了。

我开始感到不安。因为我叫凉凉可不是说真格的，而是说假格的。没想到刚刚脱口而出的“凉凉”，会有这么多的后续发展。



几度想告诉暖暖我不叫凉凉，但始终抓不住良心发现的好时机。

“咋停下筷子呢？”暖暖转头对着我说，“快吃呗。”

这顿饭已经吃了一半，很多人开始聊天与谈笑。

跟刚入座时的气氛相比，真是恍如隔世。

暖暖和我也闲聊起黑龙江很冷吧台湾很热吧之类的话题。

聊着聊着便聊到地名的话题，我说在我家乡有蒜头、太保、水上等地名。

“我老家叫布袋。”我说。

“就是那个用来装东西的布袋？”暖暖问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这地名挺有趣的。”

“台湾也有个地方叫暖暖喔。”我用突然想起某件事般的口吻说。

“你说真格的吗？”

“这次绝对真格，不是假格。”

“这次？假格？”

“没事。”我假装没看见暖暖狐疑的眼光，赶紧接着说，“暖暖应该在基隆，有山有水，是个很宁静很美的地方。”

“你去过吗？”

“我也没去过暖暖。”我笑了笑，“这次该轮到硬充内行了。”

“怎么会有地方取这么个温雅贤淑的名字呢？”

“说得好。暖暖确实是个温雅贤淑的名字。”

“多谢夸奖。”暖暖笑了笑。

“不客气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”

“可以再多告诉我一些关于暖暖这地方的事吗？”



Nuan nuan

“就我所知，清法战争时，清军和民兵曾在暖暖隔着基隆河与法军对峙，阻止法军渡河南下攻进台北城。”我想了一会儿后，说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法军始终过不了基隆河。后来清法议和，法军撤出台湾。”

“还有这段历史呀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“满清末年难得没打败仗，这算其中之一。”

暖暖也点点头，然后陷入沉思。

“真想去看看那个有着温馨名字的地方。”过了几分钟，暖暖又开口。

“很好啊。”

“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我真想看。”

“非常好。”

“我是说真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这是约定。”

“啊？我答应了什么吗？”

“总之，”暖暖的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，“我一定要去暖暖瞧瞧。”

我看了看她，没有答话，试着体会她想去暖暖的心情。

我知道暖暖应该不是那种你不带我去，我就死给你看的任性女孩；更不是那种你不带我去，你就死给我看的凶残女孩。

也许她口中的约定，只是跟她自己约定而已。

饭局结束后，我们来到一所大学的宿舍，往后的七个晚上都在这里。

因为这顿饭比预期的时间多吃了一个钟头，又考虑到台湾学生刚下飞机，所以取消预定的自我介绍，将所有学生分成六组后，就各自回房

歇息。

取消自我介绍让我松了口气，因为我可不能在大家面前说我叫蔡凉凉。

四个人一间房，男女分开（这是无可奈何的当然）。

不过在分房时，还是引起一阵小骚动。

台湾学生的姓名，清一色是三个字。

以我来说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没碰过两个字的同学。

但北京学生的姓名，竟然多数是两个字。

男的名字还算好辨认，有些女孩的名字就很中性甚至偏阳性了。

有位台湾女孩发现同寝的室友竟然叫岳峰和王克，吃了一惊才引起骚动。

“你能想象一个温柔端庄的姑娘叫岳峰吗？”

叫岳峰的女孩带着悲愤的语气说。

至于王克，则是个身材娇小的清秀女孩。

岳峰和王克，都是令人猜不透的深奥名字。

学生们开始研究起彼此的姓名，有人说三个字好听、两个字好记；也有人说两个字如果碰到大姓，就太容易撞名了。

聊着聊着便忘了回房，老师们过来催说早点歇息明天要早起之类的话。

回房的路上刚好跟暖暖擦身，“凉凉，明天见。”拎个袋子的暖暖说。

旁人用狐疑的眼光看我，我心想叫凉凉的事早晚会的穿帮。

同寝的室友一个是我学校的学弟，另两个是北京学生，叫徐驰和高亮。

徐驰和高亮这种名字就不深奥了。

由于我比他们大两岁左右，他们便叫我老蔡，学弟也跟着叫。



Puan nuan

我们四人在房里打屁闲聊，北京的用语叫侃大山。

我挂心凉凉的事，又觉得累，因此侃一下休息两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侃。

闭上眼，我告诉自己这里是北京、我在北京的天空下、我来到北京了。

为了给北京留下初次见面的好印象，我可千万别失眠。

不过我好像多虑了，因为没多久我便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· 2 ·

第二天一早，用过早饭后，大伙出发前往紫禁城。

同行的北京学生都是外地来北京念书的学生，但他们到北京的第一件事，几乎都是逛紫禁城，因此他们对紫禁城熟得很。

老师们只说了集合时间和地点，便撒手让北京学生带着台湾学生闲逛。

刚走进午门，所有学生的第一反应，都是学起戏剧里皇帝勃然大怒喊：推出午门斩首！

虽然也有人解释推出午门只是不想污染紫禁城的意思，实际刑场在别处。但不可否认午门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只是斩首而已。

如果是我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咦？怎么没经过早门，就到午门了呢？那下个门是否就是晚门？

不过我本来就不是正常的人，所以不要理我没关系。

“凉凉，原来你在这儿。”暖暖突然跑近我，“快！我看到你家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虽然我很惊讶，但还是跟在暖暖后面跑。

跑了三十几步，暖暖停下脚步，喘口气右手往前一指：“你家到了。”

顺着她的手势，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拿着灰白色的布袋装东西。

转过头看暖暖，她右手抚着肚子，一副笑到肚子疼的样子。

“非常好笑。”我说。

“等等。”暖暖笑岔了气，努力恢复平静，但平静不到一秒，又开始笑。

“再等等……”

看来暖暖似乎也不太正常。

虽然暖暖渐渐停止笑声，但眼中的笑意短时间内大概很难散去。

我想暖暖现在的心情很好，应该是我良心发现的好时机。

穿过金水桥，我们像古代上朝的官员一样，笔直地往太和殿的方向走。

走着走着，我清了清喉咙说：“我跟你讲一件事。”

“有话就直说呗。”

“其实我不叫凉凉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说真的，我不叫凉凉。”

暖暖眼中的笑意慢慢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不解，然后是埋怨。

“连名字都拿来开玩笑，你有毛病。”

“Sorry。”

“干吗讲英文？”

“台湾的用语在这时候通常是说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北京是否也这么说。”

“你病傻了吗？”暖暖差点笑出声，“当然是一样！”

我也觉得有点傻，傻笑两声。

“喂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要说你叫凉凉？”



luan nuan

“一听到暖暖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凉凉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因为冬暖夏凉。”

“同志。”暖暖的眼神很疑惑，“你的想法挺深奥的。”

“如果你问我AB的弟弟是谁？”我试着解释我的深奥想法。

“我会回答CD。”

“啥？”暖暖的眼神更疑惑了。

“就像我一听到陈水扁这名字，直觉想到他家一定有五个兄弟。”

“五兄弟？”

“金木水火土。陈金扁、陈木扁、陈水扁、陈火扁、陈土扁。”我说，“他们家照五行排行，陈水扁排行老三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达·芬奇排行老大而且还有个弟弟叫达·芬怪。”暖暖说。

“达·芬奇是谁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暖暖眼睛睁得好大，“就画蒙娜丽莎那个。”

“喔。”我恍然大悟，“台湾的翻译叫达文西，他并不是老大而是老二，因为达文东、达文西、达文南、达文北。”

“所以翻译名字不同，兄弟就少了好几个？”

“看来是这样。”

暖暖不再回话，缓缓往前走。我跟在后头，心里颇为忐忑。

过了一会儿，暖暖回头说：“别闷了。我说个笑话给你听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公交车上挤满了人，有个靓女不留神踩了个汉子一脚，靓女转头慢慢地说：‘先生，我Sorry你。’结果你猜那汉子咋说？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那汉子眼睛瞪得老大说：‘啥？你Sorry我？我还Sorry你全家咧！’”

说完暖暖便笑了起来，我也陪着笑两声。

因为暖暖先学靓女娇生娇气，后学汉子扯开粗哑嗓子的表演很生动有趣。

“你让我说一句，我就原谅你。”暖暖停止笑声后，说。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你刚说Sorry……”暖暖一副憋住笑的样子，“我Sorry你全家。”

“非常荣幸。”

“梁子算揭过了，”暖暖笑着说，“但我以后还是偏要叫你凉凉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“那就这么着，以后你的小名就叫凉凉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笑了笑。跟上她，一起往前走。

到了太和殿前的宽阔平台，有学生朝我们招手，喊：“过来合个影！”

我和暖暖快步跑去，在太和殿下已有十几个学生排成两列。

准备拍照时，我伸出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各比个V，暖暖很好奇。

“台湾学生的习惯要么比V耍帅；要么摊开拇指和食指用指缝托住下巴，或用指头抵着脸颊，哪一个指头都行，这叫装可爱。”

我话刚说完，听到拍照的同学喊“茄子”，在一片茄子声中，闪了个光。

问了暖暖为什么要说茄子？

得到的答案就像在台湾要说英文字母C一样，都是要人露齿微笑而已。

我和暖暖走进太和殿，这是皇帝登基的地方，得仔细看看。



luan nuan

殿内金砖铺地，有六根直径一米的巨柱，表面是沥粉贴金的云龙图案。龙椅和屏风即在六根盘龙金柱之间，安置在两米高的金色台基之上。

看着那张金色龙椅，开始数龙椅上是否真有九条龙，数着数着竟出了神。

“想起了前世吗？”暖暖开玩笑问。

“不。”我回过神，说，“我的前世在午门。”

“你这人挺怪。”暖暖笑着说。

走出太和殿后，我还是跟着暖暖闲晃。

暖暖的方向感似乎不好，又不爱看沿路的指标，常常绕来绕去。

别人从乾清宫走到养心殿，我们却从养心殿走到乾清宫。

“唉呀，不会走丢的，你放心。”她总是这么说。

一路上暖暖问起台湾的种种，也问起我家里状况。

我说我在家排行老二，上有一姐，下有一妹。

“有兄弟姐妹应该挺热闹的。不像我，家里就一个小孩。”暖暖说。

“可是我老挨打耶。”

“咋说呢？”

“当孩子们争吵，父亲有时说大的该让小的，我就是被打的大的；但有时却说小的要听大的，我又变成被打的小的。所以老挨打。”

“会这样吗？”

我嘿嘿两声，接着说：“人家说当老大可以培养领导风格，老么比较任性，但也因任性所以适合成为创作者。至于排行中间的，由于老挨打，久而久之面对棍子就会说打吧打吧，打死我吧，因此便学会豁达。”

“豁达？”暖暖不以为然，“那叫自暴自弃。”

“但也有一些排行中间的人很滑溜，打哥哥时，他变成弟弟；打弟弟时，他却变成哥哥。这些人长大以后会成为厉害角色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例如五兄弟排行老三的陈水扁，就是这种变来变去的厉害角色。”

“净瞎说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暖暖吐出这句话。

“我不知道你还要带我绕多久才可以离开紫禁城，净瞎说会很无聊的。”

“喏，御花园到了。”她停下脚步指着前方，“穿过御花园就到神武门，出了神武门就离开紫禁城了。”

从踏入紫禁城到现在，觉得世界的形状尽是直、宽、广、方，没想到御花园是如此小巧玲珑、幽雅秀丽。

园内满是叠山石峰、参天古木、奇花异草和典雅楼阁，脚底下还有弯弯曲曲的花石子路。

我和暖暖在御花园的花木、楼阁、假山间悠游，还看到连理树。

这是由两棵柏树主干连结在一起，仿佛一对恋人含情脉脉紧紧拥抱。一堆人在连理树下照相，而且通常是一男一女。

暖暖说这连理树有四百多岁了，是纯真爱情的象征。

“挺美的。”凝视连理树一会儿后，暖暖说：“不是吗？”

“美是美，但应该很寂寞。”

“寂寞？”

“因为在宫廷内见证不到纯真爱情，所以只好一直活着。”

“呀？”

“如果有一天，世上的男女都能以纯真的心对待彼此，又何需连理树来提醒我们爱情的纯真？到那时连理树就可以含笑而枯了。”